

東北風雲錄

(四)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 陳嘉驥

與紅鬍子有關真象

張作霖字雨亭，滿清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生於遼寧省海城縣，他係北洋政府最後一任元首，也是名聞國際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之父。

張作霖祖籍山東，其祖父於清道光年間，始遷居遼寧。年未滿二十時即投入毅軍馬隊管帶（營長）趙得勝部下為騎兵。張作霖因為精明強悍，遇事每能當機立斷，且馬上射擊準確，不久即升為哨長（排長），參加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之戰，名為中日兩國戰爭，實際上戰鬥僅係以李鴻章的淮軍為主，尚未練習過新式戰鬥技術的安徽子弟兵，只憑血氣之勇，自然不是日兵對手，不久即行潰敗。因此槍械遺落民間者極夥，所以形成許多盜匪，騷擾鄉里，民不聊生。鄉民為了自衛，紛紛自行組織保鄉團，張作霖乘機與老友張作相、湯玉麟等二十四人，在臺安縣北之桑林子，組成保鄉團，藉以保鄉保民。嗣將附近由張景惠所率領二十餘人納入保鄉團之內，遂在現臺安縣縣址之八角臺，正式成立保衛團。張景惠部未被張作霖收服之前，紀律甚差，名為

保鄉團但暗中亦偶作打家劫舍勾當，加入張作霖管轄後始改邪歸正。所謂保鄉團與保衛團，表面上沒什麼區別，實際上保鄉團純係民間的一種自保組織，保衛團則已屬地方上半官方組織，受縣知事監督與調派。

張作霖的保衛團，對保鄉保民甚為認真，轄區內如發生鄉人勦贖事件，或騷、馬、牛、羊被人偷竊，負有維持治安之責的張作霖保衛團，均須設法解決，負責找回或賠償，因而獲得地方鄉老充份的信賴。張作霖在八角臺等地，對維持治安具有成效後，並將出沒臺安縣各地江洋大盜杜天義以及紅鬍子首領海沙子，先後予以擊斃或予擒獲。自此之後，張作霖聲名在臺安縣各地名噪一時，遐邇皆知，地方得以安定，張作霖這時已有近兩百人馬，附近數縣盜匪躡於其聲威，率多遠颺他處。

遊擊侵入東北俄軍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義和團興起，假扶清滅洋之名，屠殺外國傳教士及信奉基督教者，並自稱刀槍不入，清朝自慈禧太后以及若

干王公大臣均信以為真，竟假藉義和團起而與各國為敵，導致八國聯軍侵華之役。八國聯軍雖以德將瓦德西為主帥，實際作戰主力，却以同為亞洲國家的日本及與中國締有同盟條約的俄國為主力，日軍進攻北京、天津地區，俄軍則藉機侵佔了中國整個東北。進入東北俄軍，奸殺擄掠無所不為，張作霖乃以其保衛團為骨幹，組織抗俄義勇隊，在新民、臺安、黑山各縣地區展開游擊戰，專門攻擊零星俄軍，對侵華俄軍威脅甚大。

庚子之亂以後，地方秩序破壞，民不聊生。清廷為安定地方，分令各府縣，凡是轄區內的游雜團隊，以及大小股匪願棄暗投明者，概不咎其既往，收編為正式防軍。在奉天西部地區，以張作霖部實力最強，紀律也最嚴明，人數已擴充到七百餘人，乃由新民府知府收編為新民府巡防營，張作霖任管帶（營長），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分任哨官（連長）。

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清廷一敗塗地，乃於翌年辛丑（一九〇一）簽訂條約，七國軍隊均遵約撤兵，惟進佔東北的俄兵僅撤至遼河地區，即不再撤退，圖謀長期佔領東北意向甚明。俄軍不僅

欲長期佔領中國之東北，且進而窺伺朝鮮，威脅甲午中日戰爭後視朝鮮為禁錮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本悶不吭聲的，襲擊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海陸部隊，將俄國艦隊封鎖在旅順軍港內動彈不得，俄陸軍亦在猝不及防情形下連遭敗北。

調防盛京乘時崛起

自從中日甲午之戰開始，日本總是用先發制人的奇襲戰術，戰爭一開始時即佔了上風。其後在日俄戰役、九一八事變襲擊北大營、七七事變後的襲擊南苑佔領北平，以及民國三十年發動太平洋戰爭襲擊夏威夷美海軍，均是如此，惟有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九日遭蘇俄史大林奇襲東北導致日本關東軍潰滅為唯一例外。

日俄戰爭結果，俄國戰敗並未得我國同意，擅自將南滿鐵路經營權以及旅順、大連轉讓日本。這時我國朝野均為之憤怒不已，主張拒絕日俄以我國土地與利權私相授受，甚至主張拒絕日俄小站練兵已成，不惜與日一戰。袁世凱所練新式陸軍，共有二十三鎮（一鎮等於一個師），其器械並不較日軍遜色，且爛熟新式作戰技術，與過去湘軍或淮軍已不可同日而語，況日軍在日俄戰爭中已疲憊不堪，威認戰勝機率頗大。但一向狂妄自大的慈禧太后，在五年前庚子年僅憑愚蠢無知的義和團，竟敢與世界為敵失敗後；而在今日有新練就精銳陸軍，却怯於一試，承認了日俄停戰條款，滿清晚年顛頂腐敗如此實令人嘆息！

袁世凱練就的二十三個鎮，有兩個鎮及一個

混成協駐防東北。陸軍第三鎮駐防長春永吉一帶（管長）。副曹錕慧眼識英雄，對吳佩孚時加提拔，民國後在曹任直魯豫巡閱使後，推薦吳佩孚接任其陸軍第三師師長（鎮改名為師），由於第三師勇敢善戰，使吳佩孚幾乎統一了中國。陸軍第二十鎮駐防新民、錦州等地，統制為張紹曾、馮玉祥在二十鎮任管帶（管長）。第二混成協駐防在瀋陽北大營，協統（旅長）為藍天蔚。

這時的張作霖，在日俄作戰期間，剿撫了不少股匪，對綏靖地方頗著功績。遂由總辦奉天巡防事務的張錫鑾，呈請盛京將軍趙爾巽擢升張作霖為巡防統領（約等於團長），自新民移駐遼源。不久，張作霖殲滅東蒙古股匪陶什陶有功，於宣統元年（一九〇八）升為奉天前路巡防統領，轄有步騎部隊有七個營之多。此時的張作霖雖非國家正式陸軍，但已是地方正牌的部隊，防區擴至洮南府一帶。

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宣統三年的辛亥年的八月十九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在武昌發難。義旗一舉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東三省雖為滿清發祥之地，但也動盪不安。尤其這時袁世凱態度曖昧，其所練就新軍亦多對清朝採取了游移態度，由藍天蔚率領的第二混成協，亦顯出不穩的情勢。不過曹錕的第三鎮與張紹曾的二十鎮，仍對清朝保持忠貞態度。因此，當時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正為東三省的情勢仍可掌握沾沾自喜，藍天蔚不過一旅之眾難成氣候，必要時可由曹錕第三鎮與張紹曾的二十鎮予以鎮壓也。

就在此時以吳景濂議長為首的奉天省諮議局，忽然醞釀呼應獨立，連帶着使整個新軍均呈現不穩情勢。趙爾巽深感自己責任重大，倘清朝發源地的東三省，呼應國民黨獨立，將何以對皇清之厚恩？趙爾巽遂決定利用和他有淵源的地方軍，由其一手提拔的後路巡防統領吳俊陞，來制衡新軍及鎮壓吳景濂的諮議局。因而密令在遼源的吳俊陞火速率軍至盛京（清朝尊瀋陽為盛京），拱衛總督府並在必要時鎮壓響應革命的軍民人等。

瀋陽當年為盛京，為清朝時除北京外的另一個重要城市；稱盛京亦等於另一京城，其地位等於是陪都，與我國八年抗戰時的陪都重慶一樣。張作霖深諳：「爭名於朝」與「逐利於市」的名言，他雖任洮南前路巡防統領，却派精明能幹的張惠臨為「前路巡防駐盛京辦事處」處長。當張惠臨得知趙爾巽密調吳俊陞至盛京靖難後，立刻飛報洮南的張作霖得知。

張作霖獲密報後，知機會來臨，除了他本人立刻離開洮南到盛京外，並劍及履及的把所部步兵與騎兵七個營，星夜向盛京開拔。當張作霖於辛亥年八月二十三日晨通過遼源時，為吳俊陞得知，乃率部下在郊區歡迎。張作霖對茫然向不知情的吳俊陞，並未透露實情，僅說瀋陽家中有事，回家料理而已。迨張作霖所部步騎七個營完全抵達當年的盛京瀋陽時，吳俊陞才接到總督趙爾巽急調盛京衛戍的命令，吳雖初感愕然，但對張作霖急智與制壓新軍手段，深為讚佩知非已所能，也就不以為意了。

且說，張作霖在部隊部署停當，立刻進謁總

督趙爾巽報告謂：「得知盛京局勢緊張，唯恐總督缺乏兵力難以鎮壓，乃迫不急待星夜率兵「勤王」。因此此次係擅自行動，未奉總督命令，甘願「接受懲處」等。趙爾巽迫於緊張情勢，只好遷就事實予以默認，並補發調防命令；同時爲了加強鎮壓新軍力量，索與命令張作霖以前路巡防統領兼任駐防瀋陽與鐵嶺一帶中路巡防統領。張作霖掌握了前路與中路巡防統領後，實力大增，軍隊約在十五個營以上，已可制壓藍天蔚所部第二混成旅綽綽有餘，蓋第二混成旅僅有部份欲響應武昌革命，並非全部也！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在有張作霖地方武力支持下，鎮壓住藍天蔚的新軍，藍接受了趙的保境安民的主張，而不再敢輕言響應革命宣稱獨立。趙爾巽並偕張作霖出席奉天諮議局會議，這時議長吳景濂本來想藉機在會議中發表獨立宣言，但旋爲手持槍械的張作霖所鎮懾，乃聽從趙爾巽意見，不發表獨立宣言，僅把清朝黃龍旗降下，成立「奉天國民保安會」，使總督趙爾巽得以持觀望態度。使東三省未陷入變亂之中。

肝膽相照結生死交

張作霖與吳俊陞的交稱莫逆，不但是近代史上一段佳話，比之春秋戰國時的管仲與鮑叔牙之交，並不稍讓，足可流傳後世。

當趙爾巽密令吳俊陞率軍至盛京「勤王」，這本是吳俊陞掌握東北軍政大權的絕好機會，但却被張作霖捷足先登，尤其在路過遼源時，亂以他語騙過吳俊陞。如是一個心胸褊狹的人，對張

作霖此等行爲當記恨在心，遇機必予報復，但吳俊陞却不作如是想。他自認機智無法與張作霖相比，如果他率後路巡防部隊到盛京，他只能做到絕對服從總督趙爾巽這一點，也許在新軍倡議呼應武昌獨立時，地方軍就與新軍發生火拼。因爲後路巡防部隊並不一定新軍對手，演變的結果，將是奉天的糜爛與人民遭殃，何如張作霖在會場上假總督趙爾巽命令，及時壓制了亂源，使變亂消弭於無形。

趙爾巽在東北地區情勢穩定後，論功行賞，張作霖晉升爲師長，而吳俊陞僅升爲旅長。論資歷，吳俊陞本來較張作霖爲優，現在一下子比張作霖矮了一大截，部下均爲吳俊陞抱不平，但他却若無其事。吳俊陞自認僅爲將才不足爲帥，並認張作霖富機智能果斷，將來必可出人頭地，甘願擁戴張作霖共圖將來的富貴。

張作霖升爲奉天督軍後，擬將孫烈臣遞補第二十七師師長，老友湯玉麟不服發生變亂。在清末民初被稱爲奉天三雄之首的馮德麟（馮庸之父）時爲二十八師師長，對張作霖升任督軍不服，屢思挑釁乃趁湯玉麟之亂意欲爭取督軍寶座把張作霖拉下馬來，乃許事成後升吳俊陞爲二十九師長。（按當時奉天三雄爲馮德麟、吳俊陞、張作霖。馮德麟爲左路巡防統領，後路巡防統領爲吳俊陞，前路巡防統領爲張作霖。）

吳俊陞不爲馮所動，答稱吾等均爲好弟兄，不可自相殘殺。湯玉麟之亂，旋在張作霖不深究之下，宣告結束，吳俊陞乃由張提拔上升爲第二十九師師長。

吳俊陞感動張作霖

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張作霖爲吳佩孚所擊敗，吳佩孚控制下的北洋政府乃發佈命令，免去張作霖東北三省巡閱使及兼任的奉天督軍職位，任命吳俊陞繼任奉天督軍。吳佩孚此舉顯然是製造東北軍人矛盾，希望吳俊陞貪圖奉天督軍職位，在取代張作霖時兩方發生火拼，削弱東北軍實力，以利其統一中國企圖。

吳俊陞接獲督軍任命後，並無任何表示，吳佩孚之下則躍躍欲試，希望水漲船高，大家都隨之升官發財。當時，張作霖正在山海關部署防務，預防吳佩孚的直軍出關作戰，攫取東北以完成直系統一中國的雄圖；但張作霖留在瀋陽的部下，則羣情激憤，咸欲先下手爲強，除掉吳俊陞以絕後患。張作霖在山海關聞訊，急電其部下千萬不可造次，並云：「俊陞與余肝膽相照，彼絕非賣友求榮之輩，吳倘有任何疏失，惟汝等是問。」雖然如此，吳俊陞最親近的機要秘書仍被人狙擊斃命，吳俊陞聞訊，除親往弔唁，厚撫遺族外，絕口不提緝兇之事。

在此期間，吳俊陞每日除了騎馬習射外，並常至戲院捧旦角以消磨時光。他俟瀋陽緊張氣氛緩和後，乃帶少數隨從乘專車，由瀋陽專程赴山海關晉見張作霖。張作霖迎吳俊陞於帳外說：「俊陞來得正好，我正要回瀋準備把奉天督軍職位交給你，由你來替我，做奉天督軍說什麼也比交給別人要強得多，對我的部下也有個照應。」吳俊陞滿臉不高興的說，督軍你這是說什麼話，難道我

還不知道吳佩孚離間之計嗎？有您這面大旗擋着，直軍不會打進東北來！如果，我們自己一亂，那麼東北的天下就不是我們的了，大哥你難道相信吳佩孚這一套，他如果佔領東北，會讓我吳俊陞做督軍嗎？

吳俊陞一席話說得張作霖通體舒坦，不由得兩人抱頭痛哭了一番。張作霖趕緊吩咐廚房備菜，把牛莊好酒拿出來，老哥倆喝起酒來，一切心事全沒有了。

民國十四年，郭松齡抓住東北兵力空虛之際，率大軍出山海關，向張作霖根據地瀋陽進軍；不過二十天左右，佔錦州、克黑山，進軍巨流河，一下子打到瀋陽外圍的新民。這時，張作霖部隊大都在關內，最精銳的部隊又為郭松齡所掌握，正準備乘瀋陽逃往大連避難時；已升任黑龍江督軍的吳俊陞說：「老哥，你別急，黑省騎兵馬上可到，看他們弄弄再說。」吳俊陞的騎兵自黑龍江省西陲，越科爾沁草原，攔腰衝向巨流河郭松齡的司令部，一舉而獲大捷，郭松齡亦被吳俊陞騎兵所擊斃，解了瀋陽之圍，穩住了張作霖的寶座。

吳俊陞並向張作霖建議，所謂郭軍其實皆係小六子（張學良）的部下，亦大帥的子弟兵，郭松齡已死，其他人等希望巡閱使一律赦免。張作霖於是下令，所有追隨郭松齡叛亂部隊一概不究，同時郭松齡幕府謀臣，高紀毅、高惜水、張振鷺等亦一律不究既往，照舊任職。吳俊陞此一建議，不但保住了許多人性命，同時亦使東北軍元氣沒有什麼耗損，奠定了張作霖出任安國軍大元帥

，為北京最後一任北洋政府元首的地位。

民國十六年，張作霖以陸海軍大元帥名義，組織北京軍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辦公時，忽然傳出吳俊陞自瀋陽出巡遼西錦州等地時，對當地士紳動輒扣押法辦，儼然以東北首領自居，可能心存不軌。尤其對吉林督軍張作相之兄，亦不稍假顏色予以扣押入獄；張作相與張作霖為總角之交，張作相之兄亦即張作霖之兄也。張作霖聞此消息頗為不悅，蓋對張作相之兄，彼亦遜讓三分，茲者吳俊陞如此這般，顯然心中已無張作相，亦未把自己看眼中矣！

迨吳俊陞抵達北京，晉見張作霖時看張一聲不響並有不悅之色，吳乃進言曰：「張輔帥（張作相）之兄，在錦州家鄉仗勢胡作非為，漁肉鄉里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張輔帥對其兄長不敢稍置一詞，大帥亦願及輔帥情面而不好處理，如此對輔帥清譽不好，連帶對大帥名聲亦有損。俊陞此次挺身而出，實為輔帥解決問題，亦為大帥爭取人心。俊陞一介武夫，在大帥庇蔭之下，已貴為黑龍江省督軍，夫復何所求？而今在北京，坐着四輪電（汽車）可進入皇宮禁地的中南海，不比昔日皇上時代穿黃馬褂在紫禁城騎馬的八千歲還威风嗎？這不全是大帥您所賜嗎？一席話說得張作霖無地自容，趕緊改容拉着吳俊陞說：「您今個是怎麼了！我也沒有說你什麼呀！看你說起來沒個完。您來了正好，我有許多事準備與你商量，快跟着我去吃飯，咱們先喝兩盅再說。」

民國十七年，張作霖率軍出關，避免與國民革命軍作戰，在京奉路專車上（北車路）誰也不

敢進入張作霖車廂，只有吳俊陞與張作霖在同一車廂閒話家常。迨火車駛抵瀋陽郊外皇姑屯時，日本人設置的火藥引爆，一聲巨響吳俊陞當場死於非命，張作霖負重傷旋亦逝世。張作霖與吳俊陞可以說是生死之交，雖非同月同日生，却是同年同月同日死，足可流傳後世，尤其吳俊陞的胸襟開朗瀟灑脫俗，更為人所難能也！

洪憲夢斷八十二天

趙爾巽總督係於民國元年九月，正式任命張作霖為第二十七師師長，駐防瀋陽地區；馮德麟為第二十八師師長，駐防錦州、北鎮地區；吳俊陞為陸軍騎兵第二旅旅長，駐遼源一帶。嗣趙爾巽去職，由張錫鑾接替，因民國後已無總督名義，張之官職為奉天軍務督理。張錫鑾在趙爾巽總督東三省時，總辦奉天巡防事務，與馮德麟、張作霖、吳俊陞等淵源甚深，故頗為馮、張等之尊重，東北地方安寧如常。

孫中山先生將總統讓位袁世凱後，袁將其小站練兵的二十三個師，有計劃的部署在各省區，事實上已經有效的控制了全中國。這時他對於總統這個民國的元首職位，已經感到不滿足，欲君臨中國，並使其子孫世世為中國皇帝。因此，袁世凱密謀稱帝，進一步調動舊臣，並藉軍政兩方面控制中國，乃於民國四年八月，特派段芝貴繼張錫鑾為奉天軍務督理。

段芝貴一反趙爾巽及張錫鑾時以德服人態度，轉而喜用手段及小動作對各部加以控制；因而引起張作霖、馮德麟、吳俊陞等不滿。是由張

作霖帶頭，開始與段芝貴為難，遇事推託，暗中向袁世凱表示輸誠，表示願率部供其驅策，得到袁的嘉許，因而在東北更事事與段為難。段芝貴發覺張作霖已不受其節制，乃藉機建議袁世凱，將張部調離奉天。

這時袁世凱對全國各地雖盡入控制之中，但對西南的滇、桂等省軍人，究非其北洋嫡系部隊，如果一旦實施帝制，恐遭西南各省反對，乃下令調張作霖率第二十七師開往湖南，藉以鎮壓。張作霖知袁命不可違，但却向段芝貴請械索餉，以利部隊開拔；而這時奉天地方團體，以張部紀律嚴明，乃聯名電袁世凱，請留張師駐奉天以維持治安，壓制匪。袁世凱為遷就事實，遂發罷調命令，段芝貴陰謀乃由是揭穿，段張之間益發不能相容。

張作霖之未能調往湖南，實為袁世凱帝制一大敗筆。張作霖一向對袁世凱恭順，並竭誠擁戴，倘有命令赴湯蹈火亦不推辭。袁世凱帝制失敗，國人一向認為其原因有二：第一，心腹大將段祺瑞反對帝制，因此對反對袁帝制起義的部隊，不肯用力鎮壓。第二，蔡錕在雲南首義，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其實對袁世凱打擊最重的，厥惟其心腹大將四川督軍陳宦的携二。蓋陳宦為袁制滇、桂、雲南等省一着要棋，四川陳宦的嚮應蔡錕起義，其影響並不僅係川、滇兩省，連帶着湘、黔、桂、粵等省均為之不穩。蔡錕在雲南的兵力有限，袁世凱並未看眼裏，只要陳宦派兵進攻，即可予以制壓，茲者陳宦亦反帝制，實使其措手不及。

倘張作霖在湘省駐紮，彼不僅可牽掣四川陳宦等的輕動，亦可鎮壓桂、粵兩省，而當時粵桂等省兵力薄弱，無真正作戰能力。例如，民國七年三月十七日吳佩孚於佔領岳陽後，復於四月二十日只派勁騎五百，即一舉攻下衡山，桂粵兩省均為之震動，當可窺知昔年袁世凱有二十三個師軍力，實可控制全國，況張作霖等部猶不在廿三個師之內。

張作霖機智果敢，其第二十七師作戰能力又強，則川省陳宦不敢妄動，雲南起義的蔡錕也就發揮不了重大影響，說不定洪憲皇朝真可實現。

據說，袁世凱決心帝制時，曾請名命理家，為洪憲帝制推算前途；命理家經過一番運算後云：「洪憲王朝應有「八二」之數。袁世凱暗忖，中國歷朝僅周朝有八百餘年，其他各朝多只三、四百年而已，因此洪憲王朝不可能享祚八百餘年，但能有八十二年，亦有三代之久，雖不滿意，但天命如此，只得勉強為之！」

按袁世凱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卅一日公佈，民國五年元月一日正式改為洪憲元年，嗣於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明令撤銷承受帝位案，前後僅八十二天，所謂「八二」之數並非八十二年，袁世凱悔不當初矣！（未完）

聖文 文庫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鑿客名士、仿石高手聳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蓀菴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鍾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多幅，現已出書，定價臺幣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